



陕西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秦巴 古盐道

邹卫鹏◎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陕南民俗文化

秦巴古盐道是蜿蜒于秦巴山区的贩盐通道，北连关中平原，西通巴蜀盆地，东接荆楚大地。它既是盐夫的谋生之道，也是信息传递之道、风俗交融之道、文化传播之道。本书作者长期在崇山峻岭间实地考察，寻盐道，访盐夫，探寻古盐道的开辟历史及价值，解读沿途的文化风情，力图展现盐道的艰险与沧桑，为我们揭开隐藏在历史迷雾中的盐道真相。

上架建议：民俗 / 文化

ISBN 978-7-5613-9680-3



9 787561 396803 >

定价：65.00 元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秦巴古道

邹卫鹏◎著

QIN-BA GU YANDAO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SK18N007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秦巴古盐道 / 邹卫鹏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7. 12
ISBN 978-7-5613-9680-3

I. ①秦… II. ①邹… III. ①盐业史—中国
IV. ①F426.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5881 号

秦巴古盐道

邹卫鹏 著

责任编辑 王文翠
责任校对 陈梅宝
版式设计 前程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陕西金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20mm 1/16
印 张 10.25
字 数 120 千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9680-3
定 价 65.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7864 传真: (029) 85303879

序

2015年夏，邹卫鹏先生就和我谈到想把秦巴古盐道的相关史实写出来，把这将要被遗忘的历史告知世人，他说只有这样才对得起那些客死盐道的万千灵魂，自己的良心也才有所安慰。他的话是极其朴实而真诚的，但我明白，他是担心这见证了中华民族历史的盐道被后人遗忘，他想把一代代盐工和盐夫结晶下来的一种精神告知来者，他要用一个文物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去完成一件前人早已忘却了的工作。所以，我那时是极力“撺掇”的。

两年后的又一个夏天，他将书稿《秦巴古盐道》送来，让我作序。我专业从事盐业考古和研究几十年，深知他为完成这部书稿所倾注的感情和心血，不免有些忐忑：一是很愿意为这部书做一个恰当的序，但又怕有失偏颇，所言不妥；二是这种线形的而且是两千多公里的盐道我还是第一次接触，虽在几年间也曾四次来到陕、鄂、渝相连的大巴山深处实地踏察走访，但那都是区域性的，获得的信息量也是有限的。而他是脚踏实地地通走了整个秦巴地区的盐道，面对面地采访了数百位健在的盐工和盐夫，并且在调研中以大量的文献资料佐证了史实。让我作序，我害怕短小的文字难以囊括这厚重的历史，有负他的重托和自己的初衷。思量再三，我只能就此谈点感受，以为序。

邹卫鹏先生作为一名普通的基层文物工作者，能够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和纷繁的工作环境中，十几年来坚持对秦巴古盐道进行研究和记录，这种历史责任感和文化的自觉是令人敬佩的。

2008年前后，我正在做西藏芒康的盐业考古，同时还有玉树的一些考古工作，只是偶尔才回西安一趟，而且停留时间很短，邹卫鹏先生就恰好在我某次回到西安的第二天走进我的办公室。原来他一直通过省文物局了解着我的行程并要了电话，交谈后我才知道他所在的县到西安要坐两天的汽车，中途还要转车，他这已是第五次登门找我了。我忽然有些感动，问他怎么不打电话，他说从不认识，只是慕名拜访请教，那样做不礼貌。

当我看完他递给我的有关秦巴古盐道的简介材料后，我便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而且具有重大考古意义和社会价值的课题。我很怀疑，一个非专业的基层文物工作者能否把这样一个历史久远且涉及领域广泛的重大课题研究透彻？是否有足够的人力、物力、精力的保障？从简介材料看，这是需要一个专业的、强大的团队才可以完成的。但还是鉴于他的虔诚和执着，我谈了一些个人的观点和看法。那之后，他不断地通过电话等方式与我谈着他所做的工作和一点一点的新发现，我也将我的一些盐业考古资料发给他，并就他的调研做一些竭尽所能的指导，包括盐业考古的方法、步骤和资料的收集整理等。期间，我给了他近百万字的相关书籍，让我吃惊的是他竟然很快读完，而且理解深刻，并就盐业考古和我国盐业发展史的问题不停地发问。

老实说，我对他的印象是从支持到厌烦，到感慨，再到敬佩而最终成为至交的。在他的邀请下，我曾四次走进秦巴古盐道，后来还主动邀请了我我国著名的盐业研究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城教授一同前往。正是他的执着精神和扎实工作，镇坪古盐道于2011年成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的二十七个古遗址之一，被国家文物局录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一书，2014年又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食盐作为重要的民生物资和国力资源，历来都是被国家专控的，私盐的生产和贩运通过严酷的刑罚来禁止。秦巴地区峰壑连绵，江河纵横，地域广袤，人口稀少，国家管理往往鞭长莫及，因此秦巴盐道既承载了民生

所需，又为私盐的生产和贩运创造了条件，但史书少有记载。1949年后，随着民生条件的逐步改善，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的盐道便逐渐被遗忘在了历史的风尘中。我想：如果没有邹卫鹏先生的艰苦劳动，这样一段辉煌的历史能否被发现？这么大范围的盐道在不断的现代化建设和自然冲刷中能否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得到保护？答案只有两种：也许会推迟数年，也许会永远湮灭。庆幸的是，《秦巴古盐道》以图文并茂的手法较为详实地记录了这一史实，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史学研究资料。这正是《秦巴古盐道》一书的价值所在，也是邹卫鹏先生对历史的贡献所在。

“没有物质的交流，就没有人类文明的开始。”愿读者通过阅读本书去认知这段历史，去感悟这条盐道与一个民族的发展关系，去体味先民们所具有的那种民族精神。

张建林

2018年3月

自序

秦巴古盐道，犹如人体的脉络，在华夏中央腹地的林海莽原上伸展，孕育了人性的本真和生命的张力，构成了长达五千多年而没有断层的文化走廊。它是至今还在跳动着的远古历史的脉搏，将人与自然的撞击汇成一首凄婉悲壮的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史诗，吟诵着人文精神的真谛和我们的文化之根……

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但无论我们读正史还是野史总是很难找到这些“动力”的影子，即使有，也绝非是一个阶层或一个庞大的群体。我有幸接触到这样一个阶层和群体，并沿着他们所走过的历史脉络发现了中国第一口盐泉。当我走完秦巴地区两千四百余公里尚有遗迹可寻的古盐道，采访了健在的二百七十六位制盐工人和运盐盐夫时，我被这样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庞大群体深深地震撼了！是他们，用最平凡的劳动创造了绵延五千多年却没有记载的伟大历史；是他们，用血与泪构筑起华夏中央腹地最早的经济文化圈，并伴着中华民族的文明与进步从虞夏之时一直走到了1988年！

我忽然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我应该把这部至今还存活真实历史告诉今人，传递给后世。只要有人知道这个史实，只要这芸芸劳苦大众用铁肩和草鞋走出的盐道以及他们所沉淀下的“仁义为本，坚韧不拔”的精神不再湮没于苍山江河之下就足够了。因为，我不想让这本该浓墨重彩载于丹青的历史，随着最后的盐夫谢世、本已破败不堪的盐道逐渐消亡后，最

终消失在世人的记忆中。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

在徒步盐道走访盐夫的日子里，我听着那些老盐工、老盐夫亲历的故事，陪着他们一起追忆和流泪，一个社会最底层的群体形象在我的心中伟岸起来，以盐为主线的历史脉络也愈加清晰地在我的脑海里勾勒出来。这不是故事，而是五千多年来一代代盐夫们用他们的生命所演绎的一部伟大却毫无记载的血泪史。然而，他们至死也并不知道他们所创造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他们只求平安和温饱；他们更不知道，正是他们用前仆后继的劳动，在莽莽大山深处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经济大动脉，进而形成了虞夏时期经济文化圈的雏形，并以此影响和改变着社会的进程，他们只求劳动的本分和家的生存。

其实，两千四百多公里的秦巴古盐道只是现今残存的大量盐道遗迹的核心部分。早在商周时期，这条盐道就已经延伸于云南、贵州、甘肃、湖北、四川等地，覆盖了现在的十一个省。它犹如一张巨大的路网连缀着每一处炊烟升起的地方，它更像人体的脉络源源不断地输送着人类繁衍生息所需的生命营养。自虞夏到抗日战争，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围绕着食盐这一战略物资的争夺几乎没有停止过。也因为食盐是重要的、不可取代的民生物资，历朝历代都将其视为立国强权的经济基础，春秋时期，食盐的利润就被称为“蓝色的财政海洋”。正因为如此，在食盐的生产和运输、掠夺和反掠夺的过程中推动了社会结构的演变，促进着中国古代经济体系的生成和完善，创造和沉淀着多元文化的融合，同时也将民俗、信仰、道德等融合成社会秩序的规范。

古盐道，神秘得像神话，抽象得像寓言。解读它，我们仿佛伴着先民的脚步在时空隧道中旅行，历史的脉络在我们眼前清晰地延伸，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的智慧和精神在我们体内延续。他们的血、他们的泪、他们的汗都是咸的，他们用血泪和汗水写出了一部伟大而又不为人知的华夏文明史。所以，我把这早已沉入史海的历史奉献给读者，算是对千千万万永远留在盐道的灵魂的慰藉吧！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山区公路的开通，秦巴古盐道上每日数千人的专业盐运队伍迅速减少，到 1972 年，中国盐业史上最后的一支人力盐运队伍彻底解散。1988 年底，这个沸腾了五千多年的大宁盐厂在产盐 1.6 万吨后熄灭了它最后的一缕青烟，中国历史上以木柴和煤炭熬制食盐的古老工业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

由于历史久远，文献资料奇缺，加之各类建设的快速发展，盐道损毁严重，而从事手工制盐的盐工和挑背食盐跋涉盐道的盐夫又年事已高，所剩寥寥，虽极尽所能，但仍有很多缺憾，恳请读者给予包容和谅解。

邹卫鹏

2018 年 3 月

目 录

秦巴古盐道



第一章 被遗忘的秦巴古盐道 3

古盐道所在的地理环境 4

白鹿引泉的传说 8

因盐而立的巫咸古国 12

故国兴衰皆因盐 15

第二章 “一泉流白玉，万里走黄金” 19

纵横交错的秦巴古盐道 21

上古盐都 30

白色黄金 36

聚盐迁徙 40

第三章 大宁盐业的前世今生 43

以咸养脉 45

煮卤为盐 48

万灶盐烟	52
运销管理	56
川盐济楚	60
第四章 盐夫的百味人生	65
盐道情仇	67
盐工的苦难	84
盐工的罢工斗争	90
第五章 古盐道上的人文历史	93
咸脉绵长	95
盐道歌谣	98
盐道拾荒	104
盐味杂陈	112
史海钩沉	115
第六章 重走秦巴古盐道	121
盐道觅踪	123
走近盐夫	136
盐夫县长	144
难以弥补的遗憾	150
后 记	153



第一章 被遗忘的秦巴古盐道

大西北的丝绸之路、大西南的茶马古道，以及学者们今天所研究保护的蜀道、子午道、褒斜道等都被人们所熟知，然而在我国中央腹地的秦巴大山之中却还隐藏着一条足以与这些道路相媲美的古盐道。2011年9月，当国家文物局将这条古盐道公布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的二十七个古遗址之一时，专家学者们震撼了，秦巴山区的民众震撼了，健在的最后一代盐工、盐夫们震撼了！

人与自然的共存关系是微妙而神奇的。人类之所以能够繁衍生息，是因为大自然为人类源源不断地提供了生存所必需的、充分的物质条件，而这些物质条件中的相当一部分又成了人类矢志研究却又至今未解的自然之谜。大宁河边的自流盐泉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眼盐泉，因盐运而开辟于深山峡谷中的盐道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盐道，自虞夏以来，围绕着这里盐业生产和运输而发生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未解之谜。于是，先民们将它归为神话和传说，并以灵异的奇山大川为依托，形成一种敬畏或信仰而加以崇拜。正是带着这份敬畏和崇拜我们于2005年走进了秦巴大山，去解读那条在华夏中央腹地这片神秘的土地上绵延了五千多年的秦巴古盐道……

古盐道所在的地理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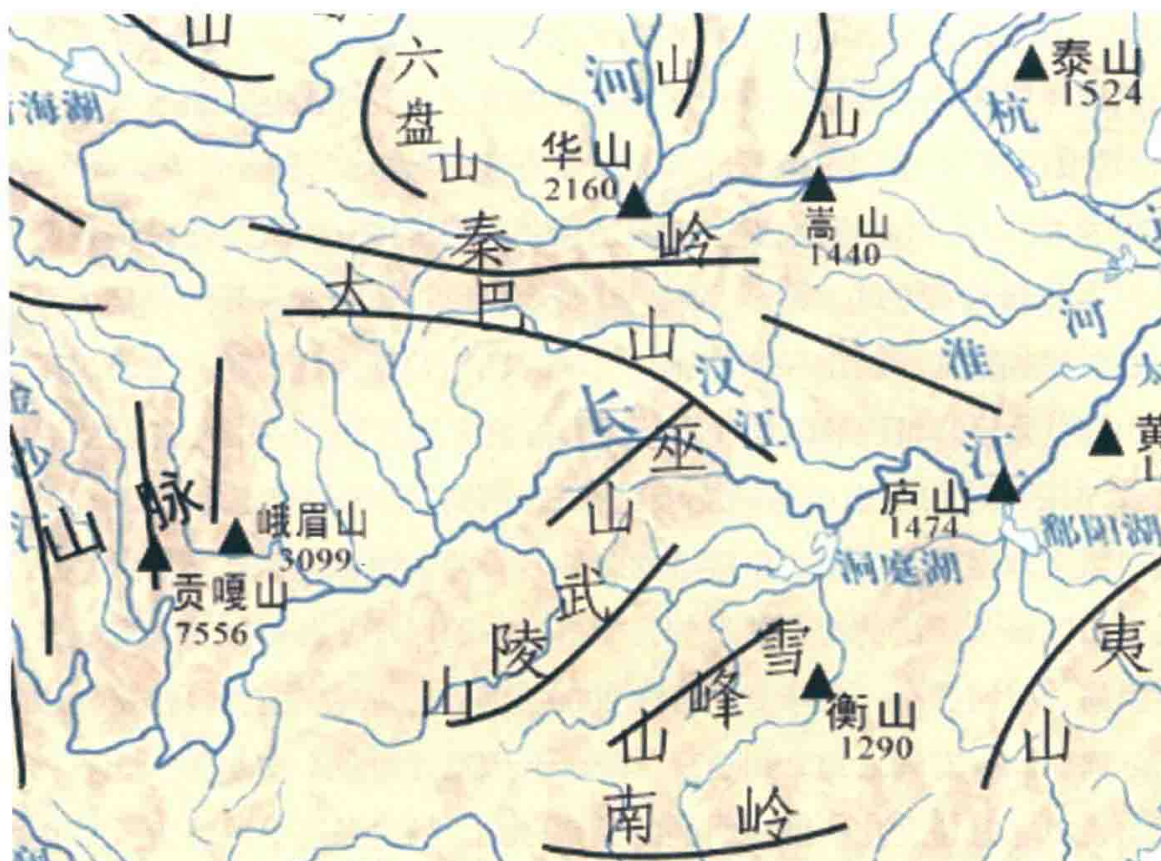
秦巴地区位于鄂、渝、陕、川、陇、豫六省市的交会处，行政区划上包括了今天陕西汉中、安康、商洛，湖北襄樊、十堰、荆门、随州、神农架林区，四川达州、巴中，甘肃陇南，重庆万州，以及河南南阳等地市。这是一片广阔而神秘的土地。相传华夏始祖炎帝在神农架立木为城，传授耕种，尝百草，兴医药；女娲在今平利县东“抟土作人”，南宋罗泌《路史》载：“女娲立，治于中皇山，山在金州之平利，与伏羲山接，伏羲山在城西”；而且安康还是舜的故乡，舜在安康中渡台村一带从事耕作，发明了捕鱼和烧制陶器；大禹治水，足迹遍布汉江两岸，使得汉江水滚滚东流，沿江两岸终成鱼米之乡。由此可见，秦巴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之一，其先民所创造的灿烂文化一直影响着后世的发展。秦巴古盐道就分布在这一地区每一处炊烟升起的地方。



鄂、川、陕三省界碑

历史上，区域板块的划分是没有精确测绘、没有经纬的，国与国（各诸侯国）、县与县之间的分疆多以山脉和江河为界。陕南镇坪县与今重庆市巫溪县同居万山丛中，加之产盐、运盐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属一个郡或一个县的。《大宁县志》载：“宁邑地处万山，界连三省，外屏秦楚，内障夔巫，关塞雄奇，峰峦险峻，盖亦咽喉之地，形胜之区也。”其自然形态和地理环境一目了然。《春秋》载：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楚人、秦人、巴人灭庸”，这时的镇坪和大宁同属了楚国荆州。《方輿胜览》载：“秦以为巫县，汉属南郡。”从文献来看，包括镇坪在内的巫溪县在秦汉时期是属于陕西的。

秦巴古盐道源于今重庆市巫溪县大宁盐厂，经陕南镇坪县盐道干线分流后交织于整个秦巴地区，面积最大时，覆盖了今天包括陕西、四川、甘肃、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河南等在内的十一个省。这是一个广袤博大而



覆盖在秦、巴、楚、庸之间的秦岭、大巴山、巫山山脉示意图